

哭泣的骆驼

小 河

熙熙攘攘的行人、车辆。

一匹骆驼卧在冰冷坚硬的地上，两只混浊的眼睛呆滞无光。高耸的驼峰，在平坦的广场上，小山一样，格外引人注目。

“照相了，照相了！这位大哥，骑骆驼照张相吧，更显出您高大、魁伟！”旁边，那个和它一起走出广袤沙漠的人，不住地挥动着手里的相册招徕顾客，脖子上的相机随着他神情激昂地摆来摆去。

“站起来，站起来！”那人吆喝着，用力拉了一下缰绳。骆驼这才觉出了背上的重量。它赶紧站起来，做出一副威武庄严的姿态，昂头眺望远方。调准镜头，“咔嚓”，镁光灯骤然一闪，威严的骆驼就在这一刻，被载入了一个陌生的史册，与人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完成使命后，它重新卧在广场的老地方，目光依然呆滞、混浊地凝望远方。远方

有什么呢？

家。无垠的沙漠。多么美丽而壮阔的沙漠啊！我们高大的身躯，船一样行驶在茫茫的沙海上。每走一步，脚下都腾起一股温柔的沙浪。浩瀚的沙漠里，驼铃清脆地萦绕、回荡。驮着希望，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牧人向往的地方。

骆驼一动不动地卧着，肚皮下面那块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也温热起来。

“照相吗？小伙子，来来来，和你身边的姑娘一起骑在骆驼上。嘿，这镜头绝了！”

缰绳又被勒紧，身上多了两个人的重量。骆驼训练有素地又一次起立、昂首、远望。调准镜头，镁光灯刺眼地闪烁……

一切重归沉寂。骆驼卧下来，卧在又一次由热变凉的水泥地上。单调的起立、卧倒，周而复始，令它疲惫而心烦。它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合住嘴时习惯性地咀嚼几下。草 沙漠中清亮亮的湖泊，四周鲜嫩嫩、绿油油、密密匝匝的草啊，嚼起来回味无穷。

沙漠。长长的驼队，稳稳地前进。清脆的驼铃声从头响到尾，在空旷的沙漠里荡漾开去。

骆驼重新温暖着肚皮下面冰冷坚硬的土地，眼前又掠过那场漫天盖地的黄沙风。那两只老化了的琉璃球般的眼睛，锈住似的僵在眼眶里。

风暴。可怕的风暴。拼命挣扎。沙漠上重新能辨认

出天地时，所有的伙伴们竟然都没有了踪影。寂寞的沙漠里出奇的安静。它迷失了方向，掉了队。浩瀚的沙漠里，丢失一匹骆驼可算不上什么新闻。他们会寻找吗？

“大嫂，照一张不照那好，你随便看看。看这骆驼多带劲，明天带孩子来照一张。长大了也有吹牛的资本。这可是真正的‘沙漠之舟’啊！您不信？不相信是从沙漠里牵出来的，哪能呢。您仔细看看，看看不要钱！”

许多人围拢上来，听照相的男人唾沫四溅地演说。骆驼没有觉察出有多少人在对它评头论足。它只感到孤独。

走到哪里去呢？惨白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和太阳一样惨白的沙漠晒得滚烫滚烫。忽然，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近乎绝望的哀嚎。伸长了脖子，看到远处有个黑点。哀嚎声就来自那里。骆驼一步步向黑点走去。

这是一个出来寻找浪漫感觉的游客。此时，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胸前挂着一架相机。他被刚才那场风暴困在了这里，大概也是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同来的旅伴了。他绝望地抓着地上的沙子，又声嘶力竭地哀哭。他以为，他的尸骨将风干在这里，而相机里所有的精彩画面，也将淹没在杳无人迹的苍茫沙海里了。

骆驼的出现，使他喜出望外，生命之火重被点燃。凭着本能，骆驼把这位绝处逢生的游客带出了沙漠。它不知道，它的生命从此也有了意外的转折。

游客是位摄影师。凭着他的摄影技艺，凭着他在沙漠中拍摄的几组精彩镜头，再凭着这真正的沙漠之舟，他在

市中心最繁华的广场的一角，开始了他的宏伟事业——迎着轰轰烈烈的经济浪潮的冲击，赚一大笔钱。然后，他准备用这笔钱去——实现他无数美丽的梦幻。

在他的精心培养下，骆驼很快掌握了诸如“卧倒、起立、昂首远望”等等动作，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纷乱嘈杂。只是，它愈来愈感到孤独。当它在沙漠里，发现身边没有了伙伴们时，它丢失了队伍。而现在，它连自己也丢失了。

忽然，它的嘴唇触到一个凉津津、甜丝丝的东西。

一个女孩，让妈妈牵着小手，使劲地探着身子，把另一只小手里的雪糕送到骆驼那由于干渴而不住地泛着泡沫的唇际。

骆驼一伸舌头，雪糕整个儿地卷进肚子里，清凉清凉的泉在身体里涌动，咸咸的泪水涌出骆驼干涩的眼眶。

“哎，小朋友，想照相啊？”摄影师抱起女孩，放在驼峰中间的凹处。女孩软软滑滑的小手抱住驼峰，“咯咯”地笑了。

多么温暖、柔滑的一双小手！就像是沙漠上偶尔吹过的温柔的风。能吹起这样的风的地方一定会有绿洲。霎时间，密密匝匝的芨芨草，骆驼刺，绿茵茵地爬满眼帘。清清凉亮的湖泊旁边，深红深红的醉马草、黄灿灿的金针花、蓝盈盈的马兰花……一片一片诱人地在眼前闪现。骆驼站起来，昂然注视着远方。它那双混浊的黄眼睛忽然发出了难以置信的亮光：前面不很远的地方，白闪闪的湖泊在晃动。

没有半点犹豫。骆驼稳稳当当，旁若无人地向湖泊走去。

前方。施工重地。一个大大的石灰池里，烧熟了的石灰浆，烂泥糊一样冒着泡泡，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

“站住，快站住！”女孩的妈妈尖声叫喊。

骆驼什么也没有听见。它眼前出现了那一望无际的沙漠，美丽、壮阔。沙漠上行走着一支长长的骆驼队，悦耳的骆驼铃声隐隐传来，一下一下撩拨着它干渴已久的心。久违了，沙漠！它看见白亮亮的湖泊向它招手。

“天啊，快站住！”女孩的妈妈哭喊着，发疯似的追上来，一把抓住小女儿脚脖子，把她用力拽下来摔倒在地上。女孩“哇哇”大哭。

沙漠里那来自黑点的绝望的哀嚎，又一次撞痛了耳畔。别急，我带你出去！看见前面的湖泊吗？我这就带你出去！骆驼穿过马路，穿过许许多多建筑，穿过它梦幻中的沙漠，径直往那个大石灰池走去。

深红深红的花，黄灿灿的花，蓝盈盈的花，还有密密匝匝的绿茵茵的草……沙漠！

摄影师冲上来拽住缰绳，结果被拽了一个跟头。他呆了，傻了，死死地拽住骆驼，拽住他那宏大的设想，不肯松手。骆驼拖着他，一步一步，稳稳地迈向死亡的憧憬！

美丽的花在骆驼心中开放。苍白的日子已经远去了。沙漠，我回来了！

骆驼的眼睛晶亮晶亮的，仿佛节日的焰火。烂泥糊一

样冒着泡泡的白石灰浆，很快将它覆盖在没有生命色彩的白色之下。

“昂——”一声激昂的长鸣，骆驼忽然一下子跃出石灰池，冬日的阳光下，雕塑一般凝立着。池中白色的泡沫里，一只涂满石灰浆的手，举着半截挣断了的缰绳，拼命地晃动……

（本文获首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佳作奖）

（本文作者资料不详。）

三道彩虹

吴 天

又下雨了,暴雨。雨滴密集,雨丝朦胧,远远望去,天地藕断丝连,难割难舍。

双月照例急匆匆抓起篮子,轻盈一闪,冲入雨帘,一双赤脚板啪啪脆响,溅起一路水花。尽管披着蓑衣,她还是很快被淋透了,篮子却用一块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重点保护。篮子内装的是煮鸡蛋和煮洋芋,热气袅袅,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天空浓云密布满脸是愁,双月却欢喜这样的天气,虽然淋成了落汤鸡,可是能挣到钱。山里人,挣钱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这里远离城市,一条弯弯曲曲的红土公路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惟一通道,来来往往的汽车像是很讨厌这片荒蛮的山野,飞驰而来,急驶而去,从来不肯轻易停一停。老天爷便愤愤不平,打炸雷下暴雨,冲来一堆堆砂土、滚石,堵塞公路,叫那些神气十足的汽车插翅难飞,任司机吹胡子瞪

眼睛，也只得乖乖停车……这样，老天爷就把挣钱的机会送给了山里人。

所以，下雨天就成了双月的节日。

双月像一只雨中的小燕，飞到路旁一瞧，果然又有一段公路塌方，几个养路工正在冒雨疏通，泥猴儿似的。十几辆汽车被塌方堵隔，甲壳虫一样卧在雨中，瞪着失神的双眼，显得无可奈何。哈，有生意！双月沿着公路大声吆喝开了：“鸡蛋五毛，洋芋一毛，趁热买趁热吃来——！”运气不太好，尽是货车，车厢上装的那些货物都没有肚子，不会饿的。要是客车那就不同了，那些坐车的城里人根本不在乎几个小钱，饿死鬼似的抢……

啊，前边那一辆就是客车！

“鸡蛋，洋芋，趁热买趁热吃……”双月跑到客车右侧，猛然刹住吆喝，站在公路旁的山坡上，愣住了。客车内的乘客不同往日，不是大人，而是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学生。噢，城里学生！他们都穿着雪白的衬衣，都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车厢内像是藏着一团团白云、一片片红霞，藏着一方晴朗的天空。他们这是到哪儿游玩去吧？是不是过队日活动？呀，全像是童话中的小公主和小王子啊！

车厢内一声叫嚷，蝌蚪一样活跃的黑脑袋瞬时停止游动，叽叽喳喳的声音随之消失，车窗上贴来许多眼睛，齐刷刷望着双月。双月屏住呼吸，就有一些声音穿过雨帘，钻入耳孔。

“瞧，她披的雨衣是草做的，草！”

“鞋子也不穿,现在还有原始人?”

“篮子是不是卖面包的?”

“面包 哈哈,只有山包!”

双月愧得想扭头就跑,可双脚不听指挥。一只丑小鸭,明知不该贸然闯到天鹅群里来,可实在是想一睹天鹅的风采呀。双月很羡慕这群从城里飞来的天鹅。他们真幸福啊!

“喂,是不是卖吃的?”靠车尾的一扇玻璃窗打开了,先伸出一把小花伞,再伸出一个小脑袋。双月看清这是一个男娃,胖乎乎的脸庞瓷人儿一般白净、细滑,鼻子一耸,眼珠一转都透出机灵,居高临下中还显出几分傲气。双月刚想说话,那胖胖的脸庞一收缩,再张开,便吐出两个字,石头一样砸来:“哑巴!”

双月便感觉蓑衣像盔甲一般沉重,顺发丝流下的雨水燥热,像是被大火烘过,捂得人怪难受。这时,靠前面的另一扇玻璃窗也打开了,伸出一个扎“刷把”的小脑袋,扭头冲花伞下那个男娃厉声喝斥:“胖冬瓜,你今天早上没有漱口啊?”那男娃笑嘻嘻答:“漱了。大白兔牙膏。”那“刷把”没有一点好脸色,目光灼灼:“那你的嘴还这么臭 狗屎牙膏!”

车厢内炸响笑声,那男娃赶紧缩回了小脑袋。双月也忍不住扑哧笑了,嗯,“刷把”是一个顶厉害的女娃。城里的女娃就是不一样。双月正想着,“哧——”,车门打开了,那女娃举着伞跳下了车。嗨,好鲜亮的女娃,仙女似

的，往墙上一贴准是年画！她下车干什么？找“方便”？没想到，那女娃是特意来邀双月上车去躲雨。“不，我脚脏，淋惯了雨，不，不。”双月简直有些受宠若惊，推辞得不够坚决，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到了车厢内。

很快，双月看见了一排排眼睛，像是好奇的星星，都静静地朝自己闪烁。尽管她围着客车叫卖已有不少日子，可走进车厢这还是第一次，不免有些新奇，有些胆怯。噢，车厢原来很大，能坐这么多人，比自己家里那间茅草小屋小不了多少，只是没有楼梯没有火塘没有油灯，也没有放桌子、堆烧柴的地方。

双月万万没想到，她脱下的蓑衣竟然在车内引起了轰动。小公主们小王子们不顾泥水弄脏白衬衣，争相传看，咋咋呼呼叫嚷，好像发现了珍贵文物。双月站定后就不敢挪步，一动准会留下红红的泥脚印。她四顾不暇地忙着回答纷纷飞来的提问，比考试还要紧张：“嗯，这叫蓑衣，用茅草编的，我自己编的。伞很贵，买不起，下雨都披蓑衣……鞋子要留到冬天才穿，雨天都打赤脚，不怕刺的……”

“擦擦头。”那女娃笑吟吟递来了毛巾，一双眼睛像两潭清汪汪的泉水，明亮清澈，照得见人影。双月顿时感到亲切，胆子便大了许多。双月没用毛巾去擦头，她不愿头发上的泥水弄脏这馨香的毛巾。她只闻了闻便感到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滋润肺腑，全身舒畅，很满足。城里人的毛巾，真香！不擦会生病的！那女娃做出生气的样子，夺过毛巾，主动替双月擦干头发，像一个大姐姐似的。

双月想说“谢谢”，却说不出口。这样的话她只在书本上见过，从来没有亲口说过，害怕一出口就成了‘土狗学着洋狗叫’，让人笑话。双月心里暖融融的，目光便有了劲儿，一下子绷直了，将无言的谢意源源不断输送给那女娃。这当儿，双月猛一激灵，血管骤然起火，目光一个急停，牢牢盯住了那女娃的臂章——哎哟，三道杠！

双月也是‘三道杠’哩！

山村叫光头村，很穷，学校叫光头小学，也很穷，穷得像光秃秃的脑袋，一无所有。大山太高，土地太瘦，距外面的世界太远，有什么办法呢？小学校那几间叫做“教室”的茅草房，要是原模原样搬到城里，准保不会有人相信这是教室。城里分来的老师都不喜欢光头小学，说是来“充军”，来一个走一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走马灯一样转，光记老师的姓名就比背“九九表”还难。学生倒很自由，老师来了就上课，老师走了就“放羊”。都怪这山旮旯太偏僻、太贫困啊！双月戴的那是什么“三道杠”？那是一块剪成方形的粗白布，还是用妈妈做鞋底的“壳子布”剪的，三层厚，剪好后用红墨水小心翼翼描上三道粗杠，看上去也如这片贫瘠的红土地一样寒碜、一样羞于见人。双月喜滋滋戴了没几天，不小心白布被雨水淋湿了，浸得软耷耷，变得不红不白，手臂像是中了一颗子弹，凝了淡淡的血印，哪里还看得出这是少先队大队长的光荣标志。老师曾经答应过，一定进城去买那种真正的、雨水淋不湿的‘三道杠’。可惜老师进城去了就没有再回来，听说是‘下海’去

了。这样,双月也就成了一只“羊”,迷途的小羊。

这一切,城里的学生能理解吗?

“哇哈——鸡蛋大大的,洋芋咪西咪西的!”不知什么时候,那个“胖冬瓜”蹿上前来,掀开篮子上的塑料布,一手举鸡蛋,一手抓洋芋,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车内炸开了,无数双小手旗杆一样升起,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旗帜一样飘到双月眼前,吵吵嚷嚷。

“来的是大救星呀,OK!”

“饿死我了。好大的洋芋!”

“我要鸡蛋哎,多少钱?”

“我也要,我要我要!”……

“不卖!”双月断然吼叫,语气坚决得连她自己也大吃一惊。冒雨跑来,不就是为了换几张钞票?对于光头村的人来说,这可是挣大钱呀!平时谁会来买你的鸡蛋?送一篓洋芋给老师,老师还说背不动,不要。怎么能说“不卖”呢?可是,双月一点也没犹豫,还是果断重申:“不卖不卖!”

那些兴奋的小手缩了回去,一双双眼睛大惑不解。

“胖冬瓜”抓着鸡蛋和洋芋不肯松手,双眼咄咄逼人:“这么好的发财机会,怎么不卖?嗯?”双月噎住了,张口结舌,仿佛碰上了棘手的难题。“胖冬瓜”做了一个鬼脸:“想‘宰人’,是吧?只管开价,保证一扫而光!”

那女娃说话了,挺凶:“放下!”

“胖冬瓜”振振有词:“我是买,又不是抢。给钱,她要

多少,我给多少。今天就当我是‘猪’,试试‘原始人’的屠刀有多快。”

“就你有几个臭钱?谁是原始人?我看你就是猪,还没变成人,不会讲人话!你放还是不放?”那女娃双眉直竖,正气凛然,受到一车人的拥护。“胖冬瓜”硬了硬脖子像是要顶牛,眼珠骨碌一转,嘿嘿笑出了声,放下鸡蛋和洋芋,依然嘴硬:“我这也是为大家着想。当个狗屁官,哼,有什么了不起?”

那女娃也不跟“胖冬瓜”计较,一转身笑眉笑眼拉双月坐下,像好朋友说闲话似的,说什么什么原因使许多同学都没吃早点,又坐了很长时间汽车,偏偏被困在途中,肚子都很饿,都成了小馋猫,顾不得礼貌,很对不起……双月并没有心思认真听,她想,嗯,到底是城里的“三道杠”,会做‘思想工作’哩!

“我是想换……”双月嗫嚅。

一车寂静,都伸着脑袋等待答案。那女娃十分爽快:“别说换。只要我们有的,你要什么,保证送给你。”顿时,车厢内人头攒动,又是一片大呼小叫:

“我有电子表,还有水果刀……”

“她肯定需要鞋子,我有鞋子!”

“我送你雨伞,你送我蓑衣,行不?”

“我的东西随你挑,我只要大洋芋!”

双月望了望那女娃的手臂,心儿活蹦乱跳像揣了一只野兔,低了头很久,才鼓足勇气说:“就你有,别人都没有

“更好办。说！”那女娃越发豪爽。

双月张了张嘴说不出口，一咬牙，伸手指了指那白底红杠的臂章，手指像是被火烙了似的迅速藏起来，满面羞红。什么？要换“三道杠”！全车人明白了双月的意思，都懵了，鸦雀无声。连那女娃也大惊失色，豪爽之气荡然无存，满脸困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那东西值多少钱？傻帽儿！弱智！农民！城里是商品社会，这里还是原始社会！哈哈，原始人！”又是“胖冬瓜”带头起哄。这一次响应的人还真不少，说出的话儿如一根根蜂刺射来，刺痛了双月的心。

“别把‘三道杠’当玩具了吧？”

“她也想当大队长，过官瘾哩！”

“怎么不要鞋子、雨伞、电子表……”

“肯定没读过书，素质低，不会算账。”

“不换了！”双月野性勃发，嗖地站了起来，嘴唇颤瑟，一瞪眼便浇灭了嘲笑声，顿了顿，一字一板说：“别小看人，我也当过大、队、长！”双月抓起篮子和蓑衣就要下车，被那女娃伸手拦住。双月抬着眼睛，硬硬地说：“不换不换就不换！”那女娃说话的声音很轻，却潜藏着慑人心魄的力量：“换不换是小事。我是说，他们应该向你赔礼道歉。”

双月愕然。又听见那女娃说：“城里人山里人，都是人。他们不比你高出半个脑袋！”双月往车厢内一扫眼，看见低下了好几颗小脑袋。那女娃一晃“刷把”，说话的声

音像是铁锤,将那颗小脑袋越捶越低:‘胖冬瓜’,变成狗熊啦?低头看看脖子上戴的是什麼?不是领带,是红领巾。是英雄好汉就站起来,向人家赔礼道歉。”

车厢内悄然无声,那颗小脑袋差不多都缩到了座椅背后,双月反而有些忐忑不安,倒像她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别,不用……”

那女娃做了个手势止住双月,演讲一样滔滔不绝:“都变成狗熊啦?好吧,我先讲。我当了三年大队长,从来没有爱惜过这枚臂章。直到刚才,我才知道它很珍贵,是这位山村小学的大队长告诉我的。我们都看见了,这地方很穷,连鞋子也要留到冬天才穿,但她宁肯不卖钱,也要换‘三道杠’。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敢肯定她比我懂得这枚臂章的价值!你们有什么理由嘲笑她?你们没有勇气认错,我替你们向她赔礼道歉。”

说完,那女娃大大方方抓起双月的小手,代表那些‘狗熊’,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双月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手脚找不到放处,窘迫得埋下脑袋,只敢去看自己那双满是红泥的赤脚。这时,那女娃取下‘三道杠’,轻轻戴到双月手臂上,还特意声明:“不是换。是我表示心意、真心送给你的礼物。”

掌声猛然爆响。双月越发羞怯,感到手臂上热乎乎的,仿佛戴了一枚小小的太阳。这是真正的、雨水淋不湿的‘三道杠’哪!这会儿自己是什么样子!她真想对着镜子痛痛快快看个够,可惜她连往手臂、往车内看一眼的勇

气也没有。她暗暗骂自己：山里人，真没用！

“送给你。”双月将蓑衣往那女娃手里一塞，返身跳下车，揣着满心欢喜，撒腿就跑。“哎，篮子，篮子！”喊声追来。双月头也不回，叫道：“送给你们——趁热，快吃吧！”双月跑出好远，一转身，只见客车内涌下雪白的云团和火红的云霞——这是白衬衣和红领布组成的山色美景，美得像一幅画儿。

她站住了，如青翠的小松树。

暴雨早已停了，冲洗过淋浴的山野格外清爽，格外精神。公路一旁的山坡上，白云和红霞簇拥着篮子涌动，飘来移去，最后将篮子涌到一个高高的石包上，很醒目。一双双小手朝双月急切舞动，喊叫着什么，听不清，但能感受到一股暖流，一份深情。这时候，一位养路工摇晃绿旗吹响哨子，显示塌方的路段已经疏通，就见一辆辆货车先后起动，越过客车时都鸣响脆生生的喇叭，欢叫而去。

最后只剩下那辆漂亮的客车，在喇叭的再三催促下，那些白云和红霞才依依不舍、鱼贯飘入车内。一串喇叭声撒着欢儿滚向山野，客车起步了，只见车窗一侧全是黑色的脑袋，像是可爱的小蝌蚪。突然间像是听到什么命令，玻璃窗全部打开，数十条红领巾呼啦啦飞出，如一片片红霞紧紧贴着车窗，火龙一样欢舞，翻滚，飞腾……渐渐远去，远去，远去。

“谢——谢！”双月嘶声喊着，惊天动地。

几分钟后，双月再次回到公路旁。她站到石包上时惊

诧不已 篮子依然满满,装的都是胶鞋、雨伞、电子表、人民币……还有一张‘检讨’,下边落了好几个‘认错人’的名字。哪一个名字是那个“胖冬瓜”呢?那个顶厉害的“刷把”还会再批评他们吗?不,不要再批评他们!站在高高的石包上,双月不知不觉热泪盈眶,尽管没戴红领巾,她还是向刚才停放客车的地方缓缓举起了右臂,举过头顶,手臂弯成一道庄严而美丽的弧线。

太阳出来了,透过激动的泪水,双月恍然看见三道鲜艳夺目的彩虹从她的臂间升起,升上苍穹,又弯成三道庄严而美丽的弧线,一头连着山里,一头连着城里……啊,天地悠悠,高挂着人世间最美最美的三道彩虹!

(本文获第二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大奖)